

雏凤哀鸿

孔祥熙

周宗奇 / 著

青年孔祥熙 办学经商，服务桑梓，一时声名鹊起。
中年孔祥熙 由商而官，巧取豪夺，堪称敛财高手。
晚年孔祥熙 贪腐跋扈，耽误国政，国人皆曰可杀。

雏凤哀鸿

孔祥熙

周宗奇、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雏凤哀鸿: 孔祥熙 / 周宗奇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 - 7 - 203 - 08500 - 3

I. ①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4486 号

雏凤哀鸿: 孔祥熙

著 者: 周宗奇

责任编辑: 吕绘元

特约编辑: 魏 华

装帧设计: 张永文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 - 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 - 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 - 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1010mm 1/16

印 张: 32.5

字 数: 548 千字

印 数: 1 - 5 000 册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203 - 08500 - 3

定 价: 6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| 夜 祭

一 京东第一好去处	001
二 四人行	004
三 死亦为鬼雄	008
四 三晋自古第一人	011
五 文友会	015

第二章 | 软 化

六 少见的灯火通明	020
七 模范室里无法安眠	025
八 麦美德真的很伤心	029
九 魏录义夫妇	034
十 走近奥伯林	039

第三章 | 血与火

十一 出了个义和团	043
十二 奔 家	045
十三 逃 家	052
十四 孔繁慈的见识	056

十五 郭敦源的骨气	061
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| 荧光一闪

十六 李鸿章临死前的最后一道难题	067
十七 初露锋芒	071
十八 议结教案	081
十九 奇特的葬礼	084

第五章 | 弱国之民

二十 夜海漫议留学史	090
二十一 闭门羹	096
二十二 痛说排华史	097
二十三 麦美德事件	101

第六章 | 大洋彼岸的故事

二十四 理发与洗澡	113
二十五 相约在奥伯林咖啡馆	117
二十六 纽萨伦之行	123
二十七 告别在密执安湖	128
二十八 仰望北斗	131
二十九 纽约街头	137

三十	“榆树城”春秋	141
三十一	惊鸿一瞥	145

第七章 | 标新立异

三十二	归心难留	151
三十三	穿洋装，脱洋装	160
三十四	三请赵铁山	165
三十五	请问你从哪里来	176
三十六	不想关门办学	181

第八章 | 风云际会

三十七	天翻地覆	188
三十八	本人乃太谷民军司令是也	197
三十九	风险娘子关	203
四十	中美同盟会	215
四十一	再见与永别	221

第九章 | 扶桑行

四十二	革命成了烂摊子	233
四十三	女大当嫁	238
四十四	悟道	242

四十五	请你来做客	244
四十六	盘根问底话票号	249
四十七	与主流派失之交臂	254
四十八	沉重的婚姻	261

第十章 | 十年大盘旋

四十九	上 海	268
五十	太 谷	271
五十一	天 津	273
五十二	铭 贤	275
五十三	沈 阳	277
五十四	中华书局	280
五十五	华北运动会	283
五十六	保 定	287
五十七	修筑晋西、晋东公路	291
五十八	从济南到沈阳	293
五十九	广 州	297
六十	北 京	303

第十一章 | 角色转换的奥秘

六十一	尴尬的调停人	310
六十二	说客行状	325

六十三	夫妻大媒人	337
六十四	持股的仆人	345

第十二章 | 在西安事变中

六十五	早有预感	359
六十六	坐镇中枢	371
六十七	西安发来邀请	384
六十八	嘈杂的回声	390
六十九	我不知道领袖人格值多少钱	395

第十三章 | 财政部部长交响曲

七十	话说财长沿革	407
七十一	烂摊子好呀	408
七十二	中中交农与小四行	416
七十三	从白银危机到币制改革	424
七十四	内债与外债	430
七十五	抗日之初	440

第十四章 | 丑闻人物

七十六	开除出党第一名	450
七十七	洋狗事件	454

七十八	林世良之死	458
七十九	美金公债风波	465
八十	高秉坊入狱	471
八十一	打不死的臭“老虎”	476
八十二	贪官的财产之谜	483

第十五章 | 最后的编年史

八十三	一九六二年	488
八十四	一九六六年	491
八十五	一九六七年之一	496
八十六	一九六七年之二	501
八十七	一九七九年之一	504
八十八	一九七九年之二	504
八十九	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	505

参考书目	507
------	-----

后 记	509
-----	-----

第一章 夜 祭

一、京东第一好去处

你走遍全国各地，富也罢，穷也罢，大也罢，小也罢，但凡打开地方志，都会发现赫然列有本地许多人文景观或自然景观，通常多为八种，称作某某八景。这讲究不知起于何时，反正由来已久，似乎成了编撰地方志一种约定俗成的套套儿。如若不信，请打开眼前的《通州志》，这京东首邑照样也有个通州八景，哪八景？所谓古塔凌云、长桥映月、柳荫龙舟、波分凤沼、高台丛树、平野孤峰、二水会流、万舟骈集是也。其中第一景、第二景全国著名，不妨略做介绍。

这古塔凌云，塔是燃灯佛舍利塔，矗立在京杭大运河的北端。乃北周宇文氏创建，唐贞观七年（633）由名将尉迟恭监修而成。塔为八角十三级，密檐实心，砖木结构，高五十六米，基围四十四米，双束腰须弥座，每面嵌砌砖雕神像、花木瑞兽，复瓣仰莲叠砌而起，仿木勾栏花纹各异；塔身首级最高，正南一面设券洞，内奉燃灯佛石像；另三面设仿木乳钉假门，其余四面各砌仿木四抹直棂窗，木制飞檐下砖雕斗拱；上面十二层皆无门窗，每檐下悬风铃一枚，计为两千二百四十八枚，每角各设佛像一尊，计为一百零四尊；砖砌塔刹两层，八角莲花台上，巨大的铁制塔心柱纵贯铜铸宝球、相轮、圆光。更为稀奇的是，塔顶生出一棵榆树，亦不知历经多少代风雨，却是愈长愈旺盛，称为塔榆，已与古塔融为一体，相得益彰。有诗为证：

云光水色潞河秋，满径槐花感旧游。
无恙蒲帆新雨后，一枝塔影认通州。

第二景长桥映月。桥是永通桥，在城西八里处，故又名八里桥，乃京津塘陆路通衢，拱卫京师三大桥（另二桥为卢沟桥和朝宗桥）之一，始建于明正統十一年（1446）。桥为三券联拱石桥，横跨于通惠河上，南北长五十米，东西宽十六米，西侧护以石栏，三十三对望柱须弥座，柱头石狮各具形态，三十二副栏板，双出榫板面刻纹刀法流畅，栏端四只戗栏兽蹲伏昂首挺胸，独角长鬃密鳞，守卫着桥头。桥的中券高大，高九米，阔七米。侧孔较小，高四米，阔六米。撞券石、斧刃石均以叶青石所砌，平底石、分水石、金刚墙、雁翅、桥面则全以花岗岩造就。四只镇水神兽各自卧伏在雁翅之上，鳞身长尾，扭颈倾首，虎视眈眈。月夜站立桥上抚柱凝视，能赏桨碎玉盘、水折银钩之奇景妙境。有诗为证：

石衢莽荡接虹腰，倒映山河月影摇。
东望城关才八里，西来略有双桥。

虽说通州八景古今传名，古塔凌云和长桥映月更是美不胜收，但在通州潞河书院一彪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眼里，这一切却全然算不得什么，令他们心仪神往的倒是另一个地方，用孔祥熙的话讲，那是“京东第一好去处”！什么地方？李卓吾墓是也。

在北京郊区，有两座出名的文人古墓，一是房山县城南十里的唐代诗人贾岛墓，一是通县城北门外的明代学者李卓吾墓。在灿若群星的大唐诗人中，贾岛与孟郊齐名，所谓郊寒岛瘦是也。不过你要说贾岛的诗风“幽奇寒僻”，专爱写一些荒凉枯寂之境，多喜发几句寒苦冷峻之辞，但一首《剑客》诗却又别开生面：

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
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

出语何等率真？直白自家胸臆，分明别一个江湖豪侠贾岛。且问世人哪个贾岛才是天地间的真贾岛？这里姑且不论。

想说的是李卓吾墓。凭吊他的青年学子更多，这是因为他的人品文品惊世骇俗，旷代罕见，令人兴叹不已。李卓吾，本名李贽，字宏甫，号卓吾，生于明嘉靖六年（1527）10月，卒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终年七十六岁。他祖籍福建泉州晋江，二十六岁中举，进入封建官场，历任教谕、知府、国子监博士、礼部司务、刑部员外郎等职，为官耿介清廉，不合时宜，遂于五十四岁壮年时愤而辞官，闭门读书写作，先后完成《焚书》《藏书》等离经叛道的传世之作，招致当权者屡屡的政治迫害。他的哲学观点虽说并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，但敢于公开以“异端”自居，声称“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”；《六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不过是当时弟子们的随笔记录，并非什么“万世之至论”；标榜文学应从“绝假纯真”的“童心”出发，反对“以多读书、识义理障其童心”。在行为方面更是标新立异，特立独行，比如别人教书教男不教女，他却男女一起教；别人叫学生循规蹈矩，走路轻，说话小声，他却鼓励学生敢说敢道，出门翻跟头最好；别人讲四书五经谨小慎微，生怕讲错一个地方，他却把这些圣贤书上的话编成谜语叫学生猜，即如：

皇帝老子去偷牛，满朝文武做强徒。

公公扯住媳妇手，小伢打破老子头。

谜底便是：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

像他这种浑身“反骨”的知识分子，一生岂能不与坎坷灾难为伍？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3月，历尽人生磨难的李卓吾贫病交加，倒卧在湖北省麻城县的一座寺庙里。他的挚友马经纶闻知消息，不远千里亲赴麻城，用马车把他接回通州自己家中。在马家寄居期间，李卓吾不顾体弱多病，继续坚持写作，修改《易因》一书。谁知到了这种晚景凄凉之际，当权者依然不放过他，就在来通州的第二年2月，由皇帝老儿明神宗朱批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之罪予以逮捕，投入京都天牢。就在入狱一个多月后，这位士可杀不可辱的读书人自刎身亡，以死明志。又是马经纶出面收殓，抚棺痛哭失声，说先生“有官弃官，有家弃家，有发弃发，其后一著书老学究，其前一廉二千石也！”遂将自己的老友安葬在通州北门外马厂附近的迎福寺侧。墓前立着他另一位生前好友焦闳书写的“李卓吾先生墓”石碑，碑后刻着詹轸光写的《李卓吾碑记》。历代文人士来此凭吊，留下无数挽诗挽联，不乏名篇名句：“自是精灵爱出家，钵头何必

向京华。知教笑舞临刀杖，烂醉诸天雨杂花。”“踏破百年生死窟，倒翻千年是非窠。区区肉眼谁能识？肉眼于今世几多。”“先生起千载，高言绝群智。”“此翁千古在，疑佛又疑魔。……潞水年年啸，长留君浩歌！”

正是李卓吾这种“反传统、标新风”的叛逆性格，为理想献身、不惜以死向强权抗争的大无畏精神，深深打动着、吸引着潞河书院的有志青年。每遇节假日，他们总要步行十几里路，从城南走到城北，来凭吊这座墓园，与笑傲千古的孤魂做伴，冥冥中或诉说心曲以求解惑与启迪，或指陈世事不平欲获胆识与勇气，或仅仅是为了抒发一种向往先贤的痛悼之情，常有流连忘返彻夜不归者。真可以这么说，在潞河书院的青年学生眼里，李卓吾墓简直就是他们的天下第一好去处！

二、四人行

这是 1898 年一个深秋之夜，凉凉风，淡淡月。

李卓吾墓地。

靠近牌楼的一片小树林里，四名潞河书院的学生，三男一女，围坐在石桌边谈论着什么，声音虽然压得很低，但语气沉重而悲愤，不时夹杂些叹息之声，给这死寂的墓地之夜带来一种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。他们的名字分别是：孔祥熙、费起鹤、李进芳、韩玉梅。不同寻常的是，他们今天并非是在凭吊墓主李卓吾先生，而是在庄严祭奠另外六位亡灵。

孔祥熙今年十九岁，中等偏上个头，白皙的长圆脸，眉宇间颇有一些聪慧英武之气。他是山西太谷县程家庄人，生于一个家境败落的官宦商贾之家。父亲孔繁慈乃一介儒生，饱学多识，科场不利，便在乡间以教读为生，把满腔希望都寄托在独子孔祥熙身上。孔祥熙天资很高，五岁启蒙，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一心向学，打下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基。十岁进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太谷创办的华美公学就读，十五岁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，在校方极力推举下（类似今天的保送），由专人护送，平生头一回离开闭塞守旧的山西故乡，跨入闻名遐迩的通州潞河书院的大门，开始自己的中学学业，如今四年修业期满，又以拔尖的成绩升入本校大学部继续深造。

费起鹤年长几岁，体格强壮，性情豪放。他是本地人，世居通州城东吴家营。三代以行医为业，到他父亲手里，在城中开起一家小药店。一天，费老板突然患病，

怎么也调治不好，真应了“医不自治”这句老话。说来也巧，此时正有一位在京津地区巡回行医的教会医生来到通州城，居然一下治好了他的病。于是他二话不说就皈依了基督教。待儿子费起鹤刚满五岁，又二话不说把他送进教会学校读书，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，眼下已经取得潞河书院大学部毕业文凭，不久即将奔赴孔祥熙的老家太谷县任教，当然是教会学校。

李进芳年龄二十岁，长孔祥熙一岁。人长得短小精干，精力充沛，性格强硬，额头上那一络总也不熨帖的粗直头发便是写照；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后面，永远闪烁着热衷于制造某种事端的不安分的光芒。他出身于一个败落的官宦世家。父亲一生潦倒不堪，怎么也看不到重振李家昔日辉煌的曙光，绝望之余便把儿子送进教堂做事，想借洋人的力量打出一片新天地，实现光宗耀祖的梦想。后来，儿子虽然进入潞河书院，但私下里不得不同时学习四书五经，写作八股文章，居然还参加了北京城的童子试，讨得一顶秀才的帽子。复杂矛盾的环境造就复杂矛盾的性格：一方面，李进芳在潞河书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教育，渴求科学与进步，向往民主与自由，憎恨非人道的封建专制主义，浑身充满改造旧世界的热血与勇气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对官场和权力饶有兴趣，认为只要将来能让他这样的好官上台掌权，除旧布新，必能富民强国，一展平生抱负，也不枉来此人世走一遭。所以，康梁变法以来，他特别兴奋，什么公车上书、强学会成立、《万国公报》创办、光绪皇帝下诏“明定国是”、谭嗣同进京入军机……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，他小小年纪都要挤上去看个究竟，实在不能亲历其境时，也都千方百计地刺探明白，打听得水落石出，简直成了全校第一百事通。他与孔祥熙同班同寝室，又是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，故常给外省来的孔祥熙提供大量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，成为孔祥熙了解外部世界、追随时代潮流的一条重要渠道和主要窗口。

韩玉梅还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，正在潞河书院中学部读二年级。她出身在山西阳曲县一个基督教徒家庭，从小受了洗礼，在教会学校系统接受西方教育，身上没有中国封建礼教的烙印，加之生性活泼，丽质天成，音乐天赋极高，弹得一手好钢琴，十岁时便能将《普天同赞》等许多曲目弹得出神入化，成为太原城里小有名气的才女之一。她从太原教会小学毕业后，也是由校方直接推举来潞河书院的。现在，她与孔祥熙又以“金童玉女”的美称饮誉全校，成为师生们极为关注的人物。至于她跟孔祥熙的友情起于何时，眼下达到什么程度，

外人不得而知。恐怕也只有韩小姐本人最知根底了。她是个早熟的姑娘，才进潞河书院大门没几天，便一眼盯上高她两级的孔祥熙，对方相貌堂堂、惊人的数学天赋、品学兼优的好口碑，又是山西小同乡……这些都让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想到入梦。她又是个敢于追求爱情的现代女孩，频频出击之下，一条很有发展前景的友情渠道便开辟成功，而前不久的“鸭蛋风波”，则为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

一个多月前举行毕业大考，作文题目出的是《石蜡大义灭亲》，出题的国文老师心里明白题目不难上手，谁也能敷衍成文，但要写出新意，写得不同凡响，却绝非易事。他判过二十多份试卷，果不出所料，篇篇立意老套，文采平平，毫无激动人心之语。正想停笔歇歇神儿，不料眼前跳出“孔祥熙”三个字，令他情绪为之一振：这可是自己的得意门生，且看他如何为文。谁知国文老师刚一阅卷，顿时瞠目结舌，文题根本不是《石蜡大义灭亲》，竟赫然是《振兴教育为富国强兵之基础》，显系孔祥熙大胆自拟。这位老夫子总算有些涵养功夫，当时按下无名业火，且把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仔细看过。不看则已，一看不由叫人暗暗吃惊。要说这位老夫子也是涉猎中外的饱学之士，知道孔祥熙摆弄的是美国学者杜威的教育理论，无非从《学校与社会》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等书中东拼西凑，再兼收并蓄康梁和孙中山等人一些维新革命的思想言论。虽然如此，但文章出自一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之手，笔意恣肆，纵横捭阖，虎虎有生气，俨然有大手笔之风范，实在难得。该怎样判分呢？倒叫国文老师一时为难。思忖良久，觉得还是以维护师道尊严和校纪校规为上，自由狂放的学风绝不可长。于是，他提起红笔，在孔祥熙的考卷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。当天，著名高才生孔祥熙国文大考吃鸭蛋的事不胫而走，成为潞河书院的头号新闻。

对此事最揪心的莫过于玉梅姑娘。一张字条儿将白马王子约出来，也就是大家今晚聚会的这个地方，有过如下一场人生短剧上演：

“孔，你真叫我丢脸！”姑娘首先发难，“这一课你没上，还是打盹了？怎么回事，你倒是说呀！”

孔祥熙不急，淡淡一笑：“《石蜡大义灭亲》，我七岁就会背会讲。”

韩玉梅一撇嘴：“还吹，不害羞！那你给我背。”

孔祥熙拉开架势：“不信！你听好。庄公五年，娶齐女为夫人，好而无子……庄公有宠妾，生子州吁。十八年，州吁长，好兵，庄公使将。石蜡谏庄公曰：‘庶

子好兵，使将，乱自此始。’不听。二十三年，庄公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桓公。桓公二年，弟州吁骄奢，桓公咄之，州吁出奔……十六年，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，州吁自立为卫君。石蜡因桓公母家于陈，详为善州吁。到郑郊，石蜡与陈侯共谋，使右宰丑进食，因杀州吁于濮，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，是为宣公……”

韩玉梅回嗔作喜：“别背了，别背了。那大义灭亲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孔祥熙答：“石蜡儿子石厚参与了州吁的阴谋，也被下令处死，大义灭亲。”

韩玉梅又撅起小嘴：“你呀，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要吃鸭蛋？想作践自己，还是想刁难老师？”

孔祥熙一时低头不语，半晌方说：“唉，怎么对你说不，连我都有点莫名其妙。”

孔祥熙的沉重面色和忧伤口吻，是玉梅姑娘从未见识过的，聪敏过人的她，断定自己所钟爱者的心中，一定藏有欲诉不能的难言之隐，顿生一种同情怜惜之意。她移坐在孔祥熙身边，伸过一双善解人意的小手，款款而言：“孔，有什么心里话，还不能对我讲吗？”

孔祥熙沉吟良久：“玉梅，你想过没有，我们处在如此优美的校园，吃穿不愁，学习娱乐，其乐融融。可外面呢？列强入侵，民心思变，维新党兴起，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之事。就在最近，西太后令崇礼署步兵统领，令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且在军机处行走，令刚毅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……都是顽固守旧派头子，对变法者恨之入骨，会发生大事的！唉，你是没听进芳怎么讲。”

玉梅带气地说：“那个李眼镜呀，见我都不拿正眼瞧，神气死了。”

孔祥熙说：“他是有点高傲，但知道的事真多，我都眼红。”

韩玉梅忙催：“那你快给我讲讲呀。”

孔祥熙说：“一时从何讲起？”

韩玉梅撒开了娇：“不嘛，你就随便说嘛。”

孔祥熙说：“那好，我来考你。自从甲午海战我国失利以来，至今与列强共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之条约？”

韩玉梅说：“别考我。我听你说。”

孔祥熙略一思忖：“自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（1895.4.17）有中日《马关条约》，后有《中德汉口租界租约》《中俄密约》《中日通商行船条约》《中法续订界商务条约》《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》《中俄北京条约》《胶澳租借

条约》《中俄旅大租地条约》……”

韩玉梅叫起来：“我的天！这么多呀，都成了条约王国啦。”

孔祥熙依然在激动中：“国家贫弱至此，任人宰割，朝廷上下腐败不堪，民不聊生。我们却天天钻在故纸堆里写什么大义灭亲，白白消磨生命，真可气。”他使劲握紧玉梅的手，仿佛它们便是那可气之源。

玉梅呻吟一声：“你弄疼了我，你真坏。既然如此大丈夫，为啥还作那题目？莫非你真以为教育能救国？”

孔祥熙以拳击掌：“说得是，我也这么问自己。当今之世，唯有先推翻清廷统治方能言及其他，怎么个推翻法，我也茫然，提笔瞎乱写呗。”他那忧伤而沉毅的面容，闪现出有志青年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，透着几许阳刚之美。

“这是瞎写的吗？你呀……”玉梅姑娘痴情地望着心爱的人，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感受所刺激、所吸引，她并不抽回自己的手，反而动情地偎紧孔祥熙，喃喃地说，“亲爱的，你可不能再吃大鸭蛋了，就算是为了我……”

孔祥熙扑哧笑了：“不吃大鸭蛋，会有人这么爱我吗？”

这次约会，他们第一回接了吻。

三、死亦为鬼雄

数天前，即1898年9月28日，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，是个血腥、罪恶的日子。就在这一天，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、杨深秀、康广仁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，在北京菜市口慷慨赴义，血溅千秋，震惊中外。几天来，整个北京城，包括像通县这样的远郊县，完全处在令人胆战心惊的白色恐怖中。董福祥的绿营兵以搜捕“乱党”为名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不等天黑，人们就关门闭户，大街小巷已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到了夜里，不断有步兵统领衙门的缇骑四处捕人，那嘤嘤的马蹄声更增加了夜的森严恐怖，吓得寻常百姓彻夜难眠。

然而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，潞河书院的四位青年学子依然敢于挺身而出，含着无比的悲愤夜聚李卓吾墓园，祭奠英灵，献上自己一份热血浸透的哀思与愤慨。祭奠的仪式很简单，没有素烛高燃，没有香烟缭绕，没有洒酒三巡，甚至连祭奠六位英灵的遗像或牌位都没有，唯有玉梅姑娘用绢带结扎的小白花，在四人胸前闪光，与星月同辉，显出夜祭的全部悲痛和庄严。

作为主祭人，极易激动的李进芳早就热泪纷纷，不时失声痛哭，嗓子都沙